

大時代、小故事

——中華民國空軍永遠的上尉——朱安琪

· 王立楨口述、朱安琪重點提示 睿真編輯 ·

為向抗戰先進致敬，傳承國軍英勇奮戰精神，空軍司令部日前邀請「永遠的空軍上尉」朱安琪，以及《飛行員的故事》乙書作者王立楨老師進行學術演講，分享朱安琪於抗戰期間，自願返國從軍經過，並藉此勉勵後進傳承忠勇軍風，捍衛國家安全。

朱安琪的父親朱忠存先生是在民國六年，遠赴舊金山北邊的中華學校邀請，前去擔任校長乙職。當時美國華人社會也和現在的情形大不相同，絕大多數的華僑都還懷著「客居」的心態，把遠在太平洋彼岸



學術演講時，空軍軍史研究學者王立楨老師為大家介紹永遠的空軍上尉——朱安琪老師。

的中國當成自己故鄉，期待能有衣錦還鄉的一天，所以下一代的教育也以中文為主，當地的學校每天在上完課之後，還要在上三小時個中文，所以朱安琪雖然身在美國，卻是個道道地地的中國人！在那個時候，是中華民國航空業正在啓蒙的時候，在國父航空救國的號召下，成群的華僑都參加在當地的航空學校學習飛行，希望有機會能回國加入航空業，其中，較有名的諸如復興航空公司創辦人陳文寬先生等人即為代表。

當時，舊金山華僑的社區也成立了一個名為「中華航空」的飛行學校，朱安琪先生的父親就是參加了第一批的飛行訓練，他在當時學飛行的時候，就是帶著只有約十歲的朱安琪，所以當朱安琪看著他父親駕駛機在藍天中、遨遊天際，使他立刻對飛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所以在他十四歲的時候，在他父親的默許之下，虛報年齡，參加了中華航空學校第三屆的飛行訓練，他在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民國28年4月15日美國中華航空學校第三屆飛行學生畢業典禮（朱安琪畢業時僅15歲

、圖為王立楨老師提供）◎



民國28年6月，15歲的朱安琪回國從軍報國前全家合影
（王立楨老師提供）。

中華航空學校第三屆畢業的時候，那時他才十五歲、連汽車駕照都還沒有拿到；民國二十八年，當時是進入抗戰第二年，是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許許多多年輕的飛行員，在長空中撒下他們的熱血，為國犧牲，所以在第三屆的飛行生畢業以後，學生們立即打包返回國，準備加入中華民國空軍的行列。可是當時，年僅十五歲的朱

老師連高中都還沒畢業，無法跟他們同學一同離開，只好先留在美國完成學業，其他的同學先搭船回國，就在他拿到畢業證書以後，就開始想要如何返國。

他在十五歲時即離家返回中國，其實，也令我們不禁低頭思考，是什麼樣的情況及情操，做父母的會讓家中一個年僅十五歲的長子，遠赴千里之外的地方，去參加作戰，這種生死僅一線之間的事業，很可能當時的分開，就是一輩子的生離死別。去了，可能再也回不來，但他的父親毫不猶豫、母親也未反對，使懷抱滿腔熱血的朱安琪能夠馬上啓程。由於他在飛行學校的同期同學早已搭船離開，爲了要趕上他們，朱安琪只好搭乘飛機；當時，舊金山前往香港的「中國飛剪號」單程航空機票一張約是一千多美金，按現在幣值來說尚需要約三萬多元，可說是非常昂貴的一張機票，所以當時舊金山唐人街僑界內的一些鄉親知道他要返國參加抗戰的消息後，便號召街坊同胞，從大家微薄的薪資裡，硬是挪出一些錢來，積少成多，作爲是贊助他的旅費，讓他能夠回



朱安琪攝於杭州笕橋空軍官校國旗銘石前（王立楨老師提供）。

國參戰，更感佩他的勇氣及志向。他到香港跟其他同學會合之後，在二十八年的七月底到達昆明的空軍官校報到，成爲第十一期的學生。當這群洋學生入校時，最大的震撼，就是看到官校的旗墩銘石上刻印的文字：「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的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這跟他在美國所受的教育相當不同，因爲美國的教育是希望戰士凱旋而歸，可是空軍官校這邊卻說的是——希望同歸於盡；但他很快的就接受這種思維，因爲當他離開舊金山之時，已經做好再也回不來的打算。

當時因爲國家財政困難、物資缺乏，訓練也十分落後，無法讓每個人都上飛機「實際操作」，於是，學校

在窮則變、變則通的形況下，製作出簡易的機械式飛機模擬器，供官校學生操作使用。雖然他在美國時上過中文課，當時學校師生都認為他沒問題、會講中國話，然而他所學的其實是「廣東話」，廣東話其實是跟國語差的很多，所以他跟教官們幾乎沒有辦法直接溝通，當時空軍官校只好挑了一個會講廣東話的學生跟他同組、邊念書邊當翻譯；而飛行時因前、後座沒有通話的裝備，故於落地後，再將翻譯學生喚來協助、由教官針對飛行



當時空軍官校飛行生地面訓練時所使用的器材（圖為王立楨老師提供）。

狀況實施指導（其實也就是挨罵），朱安琪老師回想起這段日子，打趣地說，其他學生一天飛一趟、挨一次罵，他的翻譯一天飛一趟、卻要挨兩次罵，而他自己每天飛一趟、不必挨罵，因為他根本聽不懂。

當時的訓練，淘汰率相當的高，朱安琪在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後，於民國三十年二月十日時，通過層層的考驗，成為空官第十一期的準畢業生，由於當時戰亂時代下虛報年紀的關係，雖然朱安琪他的畢業證書上年齡登記為十九歲，但民國十二年四月才出生的他，實際年紀才十八歲呢！

在畢業後，他首先被派往新疆的伊寧，接受蘇聯式T-5戰機的換裝訓練，受訓完成後，隨即分派至五大隊第二十九中隊，由於第二十九中隊於五月二十六日剛遭遇日機奇襲，全隊十六架戰機全毀，蔣委員長聞之大怒，取消該大隊番號，

以「無名」大隊代替，以示懲惕（此即天水空戰，當時全體官兵胸懸「恥」字，該大隊大隊長呂天龍及第二十九中隊中隊長余平想撤職處分，直至民國三十一年該隊接收D-6CA戰機，重新整訓、擔任空防任務後，隨以戰功洗雪前恥，三十二年七月一日起恢復原第五大隊番號。）當時，我國使用的飛機與日軍的零式戰機相較起來，已是落後太多，根本無從比較，所以，第二十九中隊的主要任務，便為支援我國陸軍地面作戰之用，朱安



朱安琪之派令，紀錄為「無名」大隊第29中隊（圖片由王立楨老師提供）。

琪回憶起他第一次作戰時的心境，可說是激動萬分，想起一路上從美國學習飛行開始，僑界同胞慷慨解囊爲他購買昂貴的機票，令他遠渡重洋回到國內，再加上參加空軍官校的訓練及至新疆伊寧的換訓，這一切的一切，即是爲了這一刻——能夠在自己國家的上空翱翔天際、奮勇禦敵，縱然他於法律上的身分是美國人，但在他的心中，他始終認爲自己黃皮膚、黑頭髮的外貌，即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更要爲保護國土而戰。

在日軍偷襲珍珠港後，美軍正式加入戰爭，各類高性能的戰機也持續投入中國的戰場，如P-40、P-51戰鬥機，所以，朱安琪此時也會到印度去接受新式戰機的訓練；也由於高性能裝備的加入，使得我國的作戰方略逐漸由一守勢防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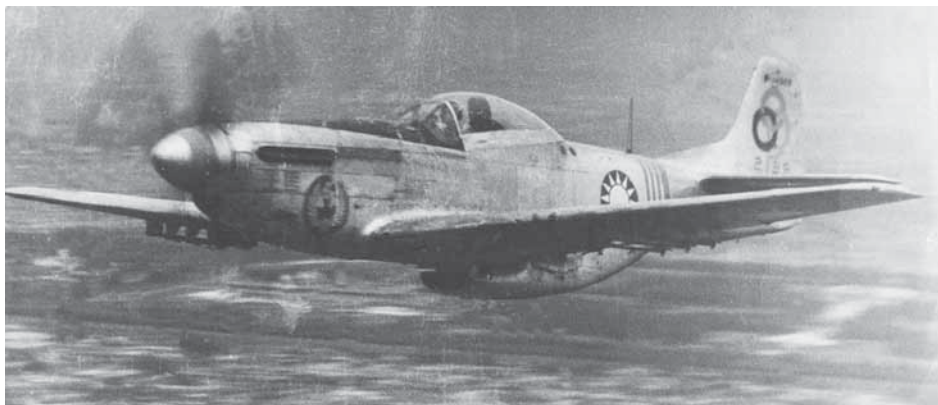
二戰時空拍獲得的日軍零式戰鬥機（錄自空軍司令部軍史館典藏資料）。

「改變爲「攻勢作戰」，直接可以主動的攻擊日軍在中國的幾個據點，當時，他曾從湖北前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作戰，這段航程可說是非常遠的，每次光單趟飛行即須花費三個半鐘頭，到達後還要專心作戰，然後再飛三個半鐘頭返場，真的是非常艱鉅且消耗體力的任務，回想起來，朱安琪老師認爲他完全是因爲年紀輕、體力好，以及想報效國家的心驅使他，才有毅力完成這些任務。

他在抗戰時期共飛過五種飛機，霍克三、I-15、P-40、P-66、P-51等戰機，執行作戰任務七十二次，飛行時間六百四十九小時，但跟歐戰美國飛行員不同的是，歐戰時期美國飛行員只要飛滿二十五次任務，就可以



朱安琪老師年輕時之照片（王立楨老師提供）。



翱翔於我國領空的P-51D野馬式戰機。

返國，等到後來德軍威脅沒有這樣大時，便把二十五次的數字提高到約四十次，然而在中國戰場上，空軍的飛行員是要一直打到日本投降爲止！

抗戰勝利後，朱安琪老師隨著四大隊的部隊調至北平，在那個時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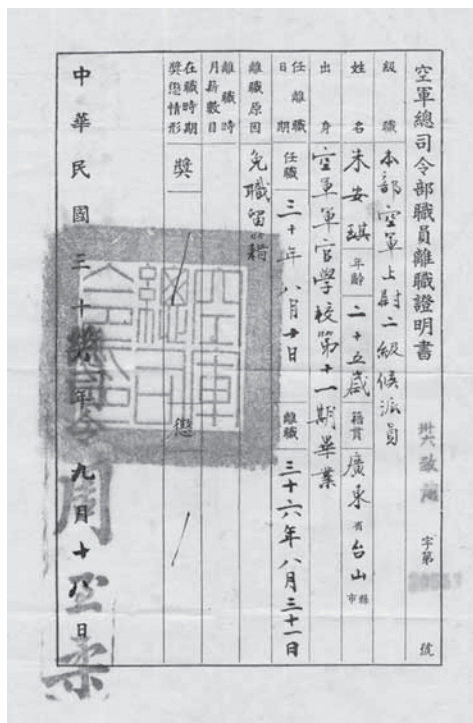
永遠的上尉－朱安琪老師（王立楨老師提供）。

執行了一個影響深遠的任務，就是於聖誕節前夕的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救援隊友陳燊齡少尉，陳燊齡在執行保定對地攻擊的任務時飛機被擊落，他很幸運地將飛機迫降在保定城外，並被當地的國軍守軍救至城內，可是當時保定城已被共軍圍困。時任中隊作戰參謀官的朱安琪，便帶著「U」型的小飛機，由北平南苑飛往保定，在城內一個直徑只有足球場大小般的地方降落，將陳少尉營救出來；時隔四十多年後，當年的陳燊

齡少尉，亦成為了中華民國的空軍總司令、國防部參謀總長。

然而，就在營救陳燊齡少尉後的第二個月，幾乎就在相同附近的地方，朱安琪被共軍地面砲火擊中，當時他的高度已不容許他跳傘，只能即刻迫降於附近平坦的農地上，但當地已在共軍的控制之下，故朱安琪迫降後旋即被俘，使得當時空軍縱然有意前往營救也已無他法，只得眼睜睜地看著朱安琪老師遭共軍押走。

由於他有美國國籍身分的歷史，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直接與共軍高層接洽，告知共軍扣押的是美國人，共軍迫於美國之壓力，只好將朱安琪老師釋放；但是當時空軍裡面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為了維護安全，被俘人員縱使被營救歸營後，短期內恐將無法再度升空作戰。朱安琪獲釋後，隨即被調離了飛行線，他想起當年之初衷，本為抗日救國而來，既然日本已宣告無條件投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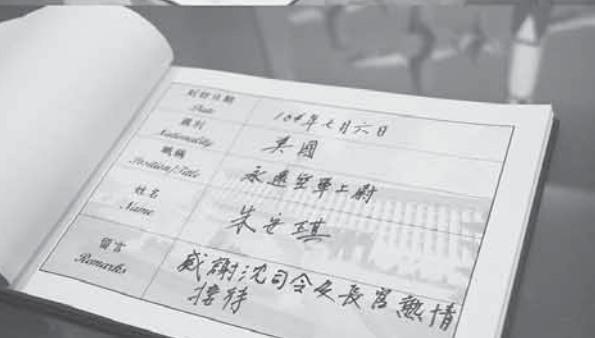


這張珍貴的照片，即為朱安琪保存當年「免職留籍」之離職證明書（王立楨老師提供）。

戰也已結束，便萌生了退役返美的念頭，然當時的空軍才創建不到二十年、久經戰亂，諸多法規均未完備且大多數官士都還未到達退休的年齡，根本無法處理他的退役申請，所以當時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便下令朱安琪老師為「免職留籍」，說起來便有些「留職停薪」的意思了，如此，朱安琪老師才能離開空軍返美。

於是，朱安琪帶著妻子及小孩回到美國，在美國時，朱安琪還是始終惦記著空軍的一舉一動，便成立了一個「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成員的資格，便要是中華民國軍事院校畢業的人始得參加，在定期聚會之時，方能「共話藍天抗戰事」。

而他在中華民國抗戰的這些往事



，除了他之外，美國政府也沒有忘記，在九〇年代，他受到美國總統的召見，感謝他在二戰期間對同盟國所立下的貢獻；但即使他獲得美國總統肯定，但他內心始終知道，他是中華民國



1990年代，獲柯林頓總統召見，表揚他在二戰期間對盟軍的貢獻（王立楨老師提供）。

國空軍的上尉，這個身分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最後，朱安琪老師於演講時特別說到，他非常高興且榮幸的能來到空軍司令部，看到空軍官兵精神抖擻的神情，勾起他許多甜美的回憶；而且，來到空軍，令他有回到家一般的親切感，因為，他自十七歲離開美國，來中國後受的就是空軍的養育教導，所以老師非常感謝空軍的栽培，更感謝空軍司令部此次熱情溫馨的接待。

撫今追昔，看到朱老師七十二次的作戰任務，著實令我們感觸良多，因為，每一次的任務，都代表著有去無回的風險、代表著要克服多少航線上包含著天候變異、敵機出沒、目標區能見度等諸多的不確定因素才能達

成任務，這些飛行員們，都非常清楚自己在天上時可能會遭遇到生死一瞬間的挑戰。

當年由於有眾多如同朱老師這種懷抱獻身報國情操的青年前仆後繼，才能使我國免於受到侵略者的破壞，而當聽完王立楨老師講述完朱安琪老師的故事後，相信我們這些空軍的後期晚輩，也會對自己肩負的責任感到神聖，更會秉持著先賢先烈犧牲奉獻的精神，承接起保家衛國的重責大任，我們一定有信心及有能力，扮演好官兵個人的角色，持續戮力備戰，保衛國家。

◀司令沈上將於演講後致贈朱安琪老師感謝狀，並安排參觀部史館，介紹空軍歷年的發展演進。